

風和草的對話

——談親子溝通(二)

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七日講於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

◆紀潔芳 主講
吳鳳技術學院教授

◆李淑萍 整理

我們來看第三個問題——創造力。就剛看過的「春去春又回」影片中的一個畫面，學生問我：「老師，那艘船已經讓小沙彌划過去了，這位師傅又是怎麼過到對岸的呢？」我答說：「從沒有想過這問題也。」請問在座聰明的各位，如果你們是我，要怎麼回答孩子的疑問？當時有孩子說游泳，也有人注意到師傅有功夫，可以用飛簷走壁的方式；還有孩子建議用手機連絡，再讓小沙彌回來載自己的師傅。孩子們發揮了異想天開的想像力，總共講了二十幾種方法。

現在我們就來公布剛剛請現場來賓發想的答案。首先，有人說不妨學達摩祖師「一葦渡江」，或是以踩高蹺、撐竿跳的方法過河。也有人建議用漫畫《哆拉A夢》中的道具，像是「任意門」、「竹蜻蜓」、「滑翔翼」；召喚金庸小說《神雕俠侶》裡的大雕，馭鳥飛行；仿效電影「森林泰山」拉著藤蔓擺盪到河的彼岸。還有人想像自己是《出埃及記》的摩西，透過神蹟將河水分開；使用高科技，按個按鈕將寺廟整個瞬移；或化身功夫高手，提氣運功走過河裡的暗

椿。剛才講了好多種方法，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創造力的練習，如果我們在遭逢困難或挫折時，能善用豐富的創造力，就可輕易的轉化煩惱為正向的能量。

有家長常跟我說家裡的小孩非常調皮，苦口婆心勸了幾十遍都不願意改。我反問，這方法既然用了幾十遍都沒有用，為什麼不試試別的方法，如果山不能轉就讓路來轉呀。就像這部電影裡的師傅，為了讓小徒弟能親身體會因自己的無知，而讓其他眾生蒙受苦難的痛苦，於是讓那孩子也背了一顆石頭在身上，藉以培養孩子的慈悲與同理心。在座的菩薩們不妨想想，如果這故事由自己來編，你會希望結局怎麼發展。在學校，我讓學生每五人組成一隊，改寫劇情。有學生商量的劇情結果，是三種動物都被找到了，他們認為小動物身上都綁著石頭，是走不遠的，這就是極有邏輯思考的一種推理。有學生想的結果，是讓小徒弟找不著那三隻受戲謔的小動物，讓他受

到深刻的教訓。有的結果是只有蛇被尋獲，因為這組有三個學生是屬蛇。有的則安排老師傅在前一天晚上偷偷把小動物都放走，讓徒弟有真實的生命經歷，而不只是口頭上的指責。雖然學生有不同的創意聯想，但他們一致認為小徒弟不知道自己認為好玩的事情，會攸關其他生命的生死存亡。是不是真的要在孩子身上綁個石頭是其次，但要讓孩子有同理心，知道每一個有情的生命都是極其可貴的。從這部影片可以看到良好溝通方法的示範，讓孩子心裡留下深刻的反省。

「春去春又回」這個故事，除了夏天那三分鐘的兒童不宜片段之外，令人印象鮮明的片段還有秀麗的山水風景。從自然界來說，水是有滋潤力的，透過這媒介的浸染，天地萬物才能夠得到津潤。至於人與人之間的「滋潤力」是什麼？答案是「人際溝通」。這是一種和諧的力量，可以把事情處理得很好。試問怎樣才是溝通的好方法呢？最首要的



前提是——以對方的立場著想。像是買衣服，如果明明覺得不合身、不合意，但小姐為了顧客口袋裡的鈔票，昧著良心說：「喔，太好看了，這簡直就是為你量身訂做的。」這就是只為自己著想。某次到素食餐館吃飯，服務人員細心叮嚀，若是吃不夠可以稍後再加點，叫多了反而浪費食材和自己的餐費。這即是站在消費者的立場著想。所以良好的溝通，是要為別人著想，打動彼此的心。

無價的溝通藝術

九二一大地震時，在台中縣新社鄉的中興里，有一間協同國小，在大地震中全部倒塌。當時有位學校的家長寫了一封信給王永慶先生，信的抬頭稱謂是「王宗長」。原來，學校坍塌前總共容納了一百六十多位學生，其中有百分六十的學生都姓王，所以家長渴盼王永慶先生能夠認建這所學校。收到信後的王先生二話

不說，當即允諾擔下認建協同國小的責任，支援最充裕的建校經費，將原本的硬體設備砌築得更具規模。這封充滿對孩子無私憐愛與懇切期望的溝通信函，不僅打動了一位大企業主的心，更打造了協同國小一百六十多位學童美好的人生前景。

有一年，我到夏威夷參加國際研討會，因恰逢耶誕節，開完會，朋友帶著我到處逛，最後來到一片大山坡地，朋友說這是一座墓園。我發現每座墓前都新插了一束鮮花，好奇的問朋友：「這是否和耶誕節有關？」他笑著回答：「紀教授，你以為我們耶誕節只會吃烤火雞肉嗎？每到耶誕節，同時也是全家團聚的時候，我們都會到死去親友的墓前獻上一束花，藉以傳達內心的懷念之情。」朋友接著反問我，在台灣，農曆年也會祭祖以表示慎終追遠，但台灣人通常不是只帶花，還會帶飯、帶菜、帶水果，很多和他一樣的外國人看到，都會狐疑地問：「你們的祖先什



麼時候會出來吃你們的飯？」我淘氣的回說：「當你的祖先出來看你的花，我的祖先就會同時出來吃我的飯了。」這外國朋友自嘲地說：「嗯，我問了一個非常笨的問題！」後來他動心了，俏皮問道：「還有沒有水果？我要拿二顆過來拜一拜。我的祖先出來只能聞花香，要是他看到華人的祖先都在吃東西，一定會忍不住流口水，說不定還會責怪我這個不孝順的子孫呢。」我回應外國朋友的答覆就是四兩撥千金的「溝通藝術」！

老師為學生上課，也是一種溝通，孩子在越輕鬆的環境中學習，吸收的能力則越強。好比我某次在課堂上說了一句「我這學期要當大約二分之一的學生」的玩笑話，講桌下的孩子在剎時全都繃緊了精神，用心聽講。語言的吸引力及影響力是非常大的。

生死的開關無法重按

接下來，我們討論死亡的

議題。現在很多孩子對死亡是麻木的，生命的存活與否，好像算不了什麼，我想這跟電玩遊戲的沉迷投入是有關係的，因為在遊戲中，角色死了，只要按個鍵、再設定就能重生，孩子對死亡並沒有正確的認知，這是生命教育工作者需要重視的事。當得知不認識的人死亡時，一般人可能會有三種反應，第一種是悲憫，例如看到四川地震的災民，即生起慈心，很希望自己也能幫他們的忙；另一種是無動於衷，因為自他互不認識，所以看到不相關的人去世時，不會有特別的感覺；最後一種反應則關係到因果，即對方的死亡與自己有關。有一位三十幾歲的老師，在清明節時，和太太、二個孩子開車回新竹老家掃墓，忽然被來向車道的車子衝撞，當場橫死，坐在身邊的孩子只有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父親痛苦呻吟，一直到斷了氣。逆向的肇事駕駛是酒醉駕車，因為自己貪杯又逞強上路，活生生拆散了一個美滿家庭，同時也害死一個



優秀的老師與學者。生命無常固然令人覺得惋惜，但我們仍擁有按下生死開關的選擇權，就像那個肇事駕駛，如果能夠選擇搭乘計程車返家，也許就不會發生這樣的遺憾。

有時候喪親者的家屬寧可用自己，換回家人一條性命，像醫院裡常有爸爸哀求醫生救自己的孩子，甚至願意器官捐贈，因為父子的關係是密切的。可惜，對常人來說，與自己沒有利害關係的人往往毫不在乎，如那個酒醉開車的人，因為不在意他人的生命安全，才會害得另一個家庭淒慘落魄！

成為彼此的貴人

人與人之間最好能互為貴人，什麼是貴人呢？相遇就有好事的，稱為貴人，要是遇到「冤親債主」，沒事可能都會變有事。至於怎樣才會變成貴人？秘訣在於把每一個「別人」都當成是自己的「家人」來看待。若是身為老師，就把

學生當成是自己的孩子來疼惜，因為教別人的小孩可能會打混，但教自己的孩子絕不會摸魚。若是醫生，則把病人當親人般照顧，講話輕聲細語、診斷斟酌再三、開藥謹慎小心，如同幫家人看病。曾聽聞有種菜的農民會特別囑咐家人，哪區的菜是自己吃，哪區是可以拿來賣；種水稻的農者也有這樣跟自己的家人說的。雖然這都是極少數的特殊個案，但倘若人人都無法為彼此著想，那些品質不佳的黑心商品，最後仍會報應到自己身上，所以我們應該要將心比心。

跟大家分享幾個貴人的故事。我有個五專畢業的學生，為了一圓當老師的夢，努力考上了彰化師範大學，從大一唸起，補修教育學分。因為五專畢業的身分可以抵免學分，在大二學期快結束時，教務處一位小姐告訴他，只要修完剩下的十幾個學分就可以跳級，所以到九月開學，他就成了大四的學生；又因為是大四生，可以推甄研究所，之後真的因此上榜。這位學生考上研

究所後，不忘回到母校向教務處的小姐道謝，因為有她的用心，讓自己連跳兩級，人生的生涯從此變得不一樣了。另外，記得某次我帶學生去戶外教學，從台東到恆春，走南迴公路，因為那個路九彎十八拐，跟北迴差不多，學生都會暈車想吐。一路本應蜿蜒難行，但這次開車的司機大哥，在每一個轉彎都減緩速度，車身也很穩，所以我就讚嘆這位大哥是用愛心在開車。謙虛的他只告訴我：「紀教授，我的女兒今天也參加畢業旅行，我的孩子坐別人的車，別人的孩子坐我的車，所以將心比心。」就某方面而言，這位司機先生也是生命教育的工作者，以良好的開車技能與人結善緣，成為這一車學子的貴人，善心令人稱賞。

以口執畫筆渲繪生命

很多父母親常會苦口婆心跟孩子說要獨立、要自立自強。我比較不喜歡碎碎唸，因為孩子都

知道長輩接下來要說的話，這樣的叨念可是一點效果也沒有。雖然如此，我們仍可以用借力使力的方式，透過視聽媒體，讓孩子能直接檢視自己的內心！下面就來看看慈濟文化出版的「心靈好手」——謝坤山的故事。

謝坤山先生十六歲在工廠工作時，因碰觸高壓電而發生意外，經醫生搶救後，只救回了一隻左腳。在全家陷入絕望時，母親勇敢地告訴醫生，只要謝坤山還能活著叫自己一聲媽，就足夠了。至此，因為母親的愛，謝坤山從鬼門關檢回了生命。成了重殘的他想著：「媽媽都不肯放棄我，我更不能放棄我自己。」重生的人生絕不該是憂傷和自暴自棄，反而應該活得更積極、更健康。為了母親，他決定不向沮喪、絕望投降，並靠著不斷的嘗試，發明了許多吃飯、喝水的方法，甚至開始學著用嘴咬筆習畫。用嘴畫畫的他，常被細尖的筆磨得嘴破血流，但藝術的世界讓謝坤山忘記了自己的殘疾，產生極大的鼓舞；繪畫上的啟思，讓他回到



學校完成國、高中教育。這段時間他與妻子林也真相戀，最後結婚成家，生了兩個女兒。他的作品更六次入選全國性畫展，榮獲國際特殊才藝協會視覺藝術獎，有機會在不同國家巡迴展出，並成為台灣最受人崇敬的知名口足畫家。我在課堂上曾打趣問過學生，如果失去了雙手，還會不會刷牙。有學生回答用腳刷，牙刷要是長度不夠，就用超長的牙刷，山不轉路轉。玩笑歸玩笑，事實上我們都清楚謝坤山的境遇是多麼令人敬佩與感動。

這部影片的第二個段落談到謝坤山出事後不久，當時有人建議他放個大碗公，到夜市的角落一蹲，或找一座香火鼎盛的廟前一躺，收入就足夠糊口了，可是謝坤山拒絕用這種方式謀生，因為他不想連尊嚴也失去。某一天，他在電視看到一個介紹巴黎羅浮宮所藏文藝復興名畫的節目，心想如果能學會畫肖像，就能謀生了。之後，他開始練習用嘴咬筆寫出整齊小字，並開始畫畫。影片最後回顧了謝坤山當志

工的日子，接受他輔導的是另一位失去雙手的生命鬥士——李小文。起初，前去關懷的輔導人員十分受挫，因為李小文總是認為幫忙的人不能夠體會自己沒有雙手的痛苦，於是輔導員只好把謝坤山找來。李小文看到謝坤山，一個失去雙手及右腳的人，竟然還可以活得那麼燦爛，他便有了信心，勸慰自己一定可以活出殘而不廢的精彩人生。

這部片子也可以拿到四川與受難的孩子分享，川震後，有許多孩子因傷必須截肢才能保住性命，能夠幫助他們重新站起的方法不是裝上義肢，而是看見另一位能用勇氣、毅力擊起同樣殘缺身體的生命鬥士，心裡自然會燃起無比的希望。這則二十四分鐘的動人故事，能培養一般正常孩子的獨立性。現在家庭教養的方式大多過於寵溺，孩子只懂要求父母親替自己做事，看看沒有雙手的謝坤山卻什麼事情都得自己來，包括寫字、畫畫、洗衣、拖地，孩子的獨立性與創造力就能慢慢潛移默化，提升自己的抗



壓性，而不是坐享其成，只能靠父母親的餵養。

有一個住在花蓮的朋友，爸爸媽媽生病相繼十年，孝順的她為了照顧父母，常奔波於工作與家務之中。體貼的先生後來支持她辭掉工作，專心陪伴罹癌的父親。當時，因為受不了癌症的疼痛，她的爸爸希望她能唱歌給自己聽，於是朋友便拿起吉他，撥動六根琴弦，輕輕唱著父親熟悉的日本歌與台灣的小調民謠。就這樣，父女倆一唱一和，孝順的女兒忘了耽憂，放鬆的父親也忘了病痛。藉由這些生命鬥士的例子，我們可以知道生命的所有苦痛，都是能夠被「愛」所包容。

計算自己的教育費用

溝通不是要把問題講得很恐怖，要教孩子孝順、珍惜生命，或是與之談論生生死死的問題，都可以用輕鬆愉快的方式。我曾設計一個活動，列了一張單子，讓學生算一算從出生到大學一年

級，總共花了家裡多少錢。有媽媽打電話，抱怨我為什麼會出這種作業，孩子快把她煩死了。因為孩子回家後，就抓著父母開始問東問西，「媽媽，我是您剖腹生產的，住醫院花了多少錢」、「媽，我喝什麼牌子的奶粉」、「媽，我紙尿片包到幾歲」。有的媽媽能記得很清楚，包含奶粉的價錢、品牌，包尿片的歲數。父母為了孩子，多少錢都捨得花！結果這麼算一算，發現小學、國中、高中，加上旅遊、學才藝，花費最少的家庭用了三百六十萬台幣，最多的甚至到八、九百萬。課程過後，很多媽媽都打電話來道謝：「紀教授，您的作業出得真好，我的孩子算算花了家裡五百萬，現在回家講話都變溫柔了。」知道父母一個月才幾萬塊的收入，為了自己竟願意花費幾百萬元教育費用，孩子的心靈就會開始柔軟，並且感動、感激，這就達到親子溝通的效果。

還有一個學生在考上研究所



後，特地回來謝我，因為在他大三時，女朋友被研究生追跑了，失戀的他痛苦萬分，百思不得出路，到最後乾脆拿出信紙寫了封遺書。幸好信紙和那一份花費家裡開銷的報告疊在一起，他就把當時的作業拿出來翻閱，回憶起自己這十幾年的讀書生涯，總共花了家裡約四、五百萬，開始從悲傷中清醒。當時，他的內心有個聲音不斷的問著：「我如果自殺，爸爸媽媽的五百萬不就血本無歸，我是不是應該先賺錢還他們？」「我為什麼要為分手的女友付五百萬？她的變心值得我犧牲生命嗎？」腦筋清楚一些後，他開始回想自己還沒交女朋友之前，不是也活得很好，為什麼交了女朋友之後，反而過得更不快樂。這孩子最後就因為這樣的省悟，慢慢找回以前自主快樂的單身日子，為了要回饋爸媽的辛苦栽培，甚至完成考上研究所的目標。

所以為學生設計的教學活動，必須要有啟發性，透過活動的參與，幫助孩子找到自己的才性與人生方向，就算日後碰到挫

折，曾經在他心田植下的智慧種子也會萌芽，幫助他找到正確的思路。總而言之，溝通不是碰到事情再來協調，在平時就要為彼此累積好的典範與互動能量。

改變生命的寬度

除了謝坤山，另一位生命鬥士——陳俊漢的故事，也非常令人感動。陳俊漢是新竹人，生下來就罹患全身肌肉萎縮的重症，診治的醫生曾斷言這孩子將活不到小學畢業，但前年，他從台大會計系雙主修法律系畢業，其後更考上法律研究所，律師高考第一名，現在正著手進行自己的碩士論文。倘若普通的孩子看到像陳俊漢這樣四肢肌肉萎縮的重症兒，都可以克服的生命困限，我相信他們原本的小問題就能夠迎刃而解。所以我覺得借力使力是一個很好的溝通的方式。☉（待續）